

毛利虚白《故事俚谚绘钞》研究 ——以典故“西施捧心”为例

南开大学 外国语学院 钟薇芳

[摘要] 毛利虚白《故事俚谚绘钞》可谓第一部用日语全译、全解《蒙求》之作。其以徐子光补注为基础,参考中日典籍为补充。典故在更加完整、平易的同时,却变得不同于中国一般的流传与理解。以“西施捧心”为例,东施亦变为美人,效颦者也仅非一人。典出《庄子·天运篇》,比喻时移世易的“西施捧心”被解作对古代圣贤言行进行表面性的模仿,实则不懂古人道德之本的人的讽喻,如此见解与参考《蒙求详说》《诗人玉屑》《蒙求和歌》及古注本《蒙求》和《庄子庸斋口义》等中日典籍不无关联,而这些问题日后又对《蒙求图会》《昔日唐土物语》等作品产生了影响。虽致典故异于原貌,但仍可见毛利虚白向非知识阶层普及汉籍的苦心和努力。

[关键词] 故事俚谚绘钞 蒙求 庄子 西施捧心

引言

《蒙求》是唐代李瀚编写的历史知识类蒙书,正文包含596个四字韵句,记载了唐代以前的592个典故,收入《全唐诗》卷881。王晓平(2013)指出,《蒙求》传入日本之后,受到文学家罕见的重视,几可说是被推上准经典的地位。《蒙求》“弥漫异域,延及本朝,竟为至宝,家无不藏”^[1](“本朝”指日本,原文为繁体字,今统一改作简体字,后同)。其正文入韵、对偶,朗朗上口,便于中国学习者背诵。然而对此,江户末期汉学者皆川淇园评曰:

如我蒙、則誦不必便於有韻、而事又不必捷於憶對、則李所用意之於我蒙也、譬猶宋人資章甫以適越也已。^[2]

即对于日本人来说,入韵、对偶并非必需,正如《庄子·逍遥游》中战国时期宋国人要卖给越国人的帽子一样,是无用之物。日本人读汉籍通常

不可能使用汉语,押韵、对偶于之无益。加之典故源自异国,了解具体内容更为紧要,致使《蒙求》东传中呈现出注释文地位高于四字韵句正文的特点。

《蒙求》自问世以来多经注释,尤以南宋徐子光的补注最为日本读者所喜爱,即《标题徐状元补注蒙求》(其中“标题”等同于《蒙求》正文,以下简称《补注》)。据早川光三郎(1973)称,在日本,人们甚至相信《蒙求》就等于“徐注”。今天日本最常用的明治书院出版新释汉文大系本《蒙求》便选取明和四(1767)年刊冈白驹《笺注蒙求》为底本,此即为对《补注》的校订笺注本。

日本历来为使《蒙求》让更多的人理解、接受,除了刊行标有训读的和刻本外,诸多学者及出版商也进行了其他探索。在室町时代汉学家清原宣贤讲读笔记《蒙求听尘》,还有古注本、补注本的《蒙求抄》流传后世,至江户时代又出现了《蒙求抄》的刻本。然而这些“抄物”仅对原文部分词句进行解释,且理解只词片语并不等于通晓全文,须配合汉文原书阅读。加之“肤浅之徒,病汉语诘

屈”(毛利虚白,1690:卷14),对于学识有限的平民阶层来说,通晓《蒙求》是件可望而不可及的事,元禄三(1690)年毛利虚白所著《故事俚谚绘钞》(以下简称《俚谚钞》)便问世于如此背景之下。以下便以典故“西施捧心”为例,探讨《俚谚钞》中出现的对中国典故误读问题,并尝试通过考论其成书所参阅的中日文献,分析误读产生的原因。

1 《故事俚谚绘钞》概述

《俚谚钞》作者毛利虚白(生卒年不详),名瑚珀,又名香之丞,字虚白,号贞斋,大坂人,江户前期至中期儒者,曾于京都讲学。著有《增续大广益会玉篇大全》《四书集注俚谚钞》《通俗战国策》等,为初学者编撰辞书、注解汉籍,存世著作种类繁多。仅《蒙求》译注作品就有三部,依次为《蒙求标题大纲钞》《俚谚钞》《蒙求标题俚谚钞》,前后两部以汉文训读体主要针对“标题”进行译解,唯《俚谚钞》对典故内容进行了详述。

《俚谚钞》自跋言:

予雇和俗之俚谚述之。文管窥之小見記之。且事迹闕畧者。根據子史補苴之。尚于涉其事者。雖出他書贅疣之……庶幾易曉典實之梗概云爾。(毛利虚白,1690:卷14)

其中「于」字为「干」之误。为回应“肤浅之徒”的要求,毛利虚白借日本固有的俗语、俚语等转述汉语故事,并加入自己的见解;原汉语故事记述不完整时,通过查阅史书或其他典籍,对故事内容加以补充。希望读者通过阅读此书可以更轻松地理解典故全貌。

《俚谚钞》由总目卷、首卷以及正文14卷组成。

总目卷囊括正文14卷的全部目录,包括典故的“标题”、页码、韵字。“标题”右侧注音读法,左侧注训读法,如图1所示。

“西施捧心”,音读贴近汉语读音、韵律,而通过训读可了解含义,表示西施“用手按着心口”。

值得注意的是,毛利虚白三作品均将“标题”

末句的“尔曹勉旃”记作“尔辈勉旃”。最先刊行的《蒙求标题大纲钞》以“顺李瀚之本(俗云古注也)”^[3]为原则,然而《蒙求》古注本亦作“曹”字^[4]。《蒙求标题大纲钞》用于解释的小字部分确作“曹”,但自仅录正文的大字部分起,至后来的《俚谚钞》《蒙求标题俚谚钞》,均改作“辈”字。毛利虚白对“尔曹勉旃”一句从未标注音读,仅做

训读,或“辈”字比“曹”字更常用,加之没有音读佐证,或才出现如此误记、误录。

首卷由《蒙求》所涉及的三皇五帝到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帝王谱系、年号、重大事件录等构成,方便读者参考。

正文卷由引言和典故组成。引言称“此书原本外题曰《标题徐状元补注蒙求》”(毛利虚白,1690:卷1),可知以《补注》为底本。每则典故均由序号、“标题”、导言、故事正文组成。导言即“每标题首附数字者,欲每卷令知故事所载,捷检阅也”(毛利虚白,1690:总目),对“标题”出处、语汇进行注解。如:

第一百五十一西施捧心 莊子外篇天運篇載之
西施ハ①周末春秋頃越国諸暨ト云地ニ。苧羅山若耶溪ノ傍ニ美女二人アリ。②何レモ。氏ハ施ナリ。其居。西ニ當ルヲ西施ト云ヒ。東ニ居ルヲ。東施ト云。越王勾踐我国ヲ吳王夫差ニ。辱メラレタル時。③越王ノ臣。范蠡ガ計ニテ。西施ヲ夫差ニ贈リ。好色ニ惑セ。其費ニ乘リテ。吳ヲ滅サントテ。獻ラレタル美女也。此事ハ吳越春秋ニ見ヘタリ。捧心ノヲハ。戦国ノ莊子ガ寓言ニテ。實ナキヲナ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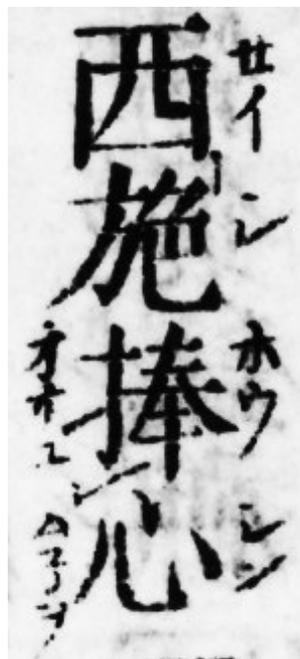


图1 “西施捧心”读法
(毛利虚白,1690:总目)

丘。事ヲ其二託テ。我言ヲ近ク。明サセン爲ノ設ナリ。
(毛利虚白, 1690: 卷5)

西施者周末春秋时越国诸暨之地苧罗山若耶溪傍有美女二人, 皆为施姓, 其居在西者云西施, 居东者云东施。越王勾践之国为吴王夫差所辱时, 越王之臣范蠡献计, 赠西施予夫差, 以美色惑之, 乘机灭吴。西施即所献之美女也。此事见于《吴越春秋》。捧心事者, 战国庄子之寓言也。虽非实, 然托其事为使我言近明而设之也。
(笔者译)

首先言明“西施捧心”出处为《庄子》外篇中的《天运篇》。接下来对“标题”中的“西施”和“捧心”分别进行了解释: 西施与东施同为越国美女, 经越臣范蠡谋划, 将西施献予吴王, 事见《吴越春秋》; “捧心”之说, 是庄子寓言, 实无其事, 只是假托、比喻使表意形象、明确而已。

故事正文采用汉字、片假名混合书写的汉文训读体, 正文内的注释以双行小字形式呈现。遇困难读难解汉字词时以日语固有词汇训注。对中国文化添加解释, 如“为标中国与蛮夷之界, 以铜作柱, 如日本榜示之柱”(毛利虚白, 1690: 卷1), 将东汉马援在与交趾国国境处立下的铜柱与日本的“榜示”进行类比; 又如“自古之法, 有子不嫁, 无子嫁”(毛利虚白, 1690: 卷3), 解释了中国古代夫死从子、无子改嫁的习俗。

毛利虚白可谓竭尽全力使《俚谚钞》通俗易懂, 同时随处可见的考证、增补令其作为儒者、研究者的一面未被抹煞, 但这些考证、增补中难免有画蛇添足之处。下以典故“西施捧心”为例, 探讨其中问题。

2 《俚谚钞》西施捧心 与出典原文对比分析

在进行正文对比之前, 笔者先对上文引用过的导言进行分析, 梳理其中信息点。包括:

- ①春秋时越国诸暨苧罗山若耶溪边有两位美女;
- ②美女二人为西施、东施;
- ③越国大臣范蠡献计, 将西施赠予吴王夫差。

信息点②将东施也归为美女, 当令熟识成语“东施效颦”的我们惊讶万分。

《蒙求抄》言“东施, 捧心者也”^[5], 与之相左。导言既称“此事见于《吴越春秋》”, 且看原书如何记载。关于西施的记录可查《吴越春秋·勾践阴谋外传》:

十二年, 越王谓大夫种曰: “孤闻吴王淫而好色, 惑乱沉湎, 不领政事。因此而谋, 可乎?”
(3)种曰: “可破! 夫吴王淫而好色, 宰嚭佞以曳心, 往献美女, 其必受之。惟王选择美女二人而进之。”越王曰: “善。”乃使相者。国中得(1)(2)苧萝山鬻薪之女, 曰西施、郑旦。饰以罗縠, 教以容步, 习于土城, 临于都巷。三年学服, 而献于吴。(3)乃使相国范蠡进……^[6]

与《俚谚钞》中出现的信息点一一比对, 可以发现: ①中“若耶溪”不见于(1), “苧罗山”在(1)中作“萝”; ②美女二人名在(2)中作西施、郑旦; ③言献计者范蠡, 而(3)记作文种, 范蠡充当的是越国使臣的角色。这就意味着3则信息均有不吻合之处。

就“西施捧心”, 《补注》记载如下:

莊子曰。西施病心而曠其眉。其里之醜人見而美之。歸亦捧心而曠其眉。彼知美曠。而不知曠之所以美。西施越女。所謂西子也。有絕世之美。越王勾踐獻之吳王夫差。夫差嬖之。卒至傾國。^[7]

先言出处, 即源自《庄子》, 确切地说是《庄子·天运篇》:

西施病心而顰其里。其里之丑人见而美之, 归亦捧心而顰其里。其里之富人见之, 坚闭门而不出; 贫人见之, 挈妻子而去走。彼知美顰, 而不知顰之所以美。^[8]

对比以上两则引文, 首先划线处用字不同, 《补注》作“眉”, 《庄子》作“里”。其次, 在内容上, 《补注》删去了同乡对丑人“效颦”的反响, 增添了

对西施的介绍,特别提到其在吴越之战中起到的作用,即由越王勾践献给吴王夫差,夫差沉迷西施美貌终致亡国。

《俚谚钞》“西施捧心”故事正文则如下:

西施ト呼ル、美人。里ニ居ル時ヨリ。好色絶レタル者ナレバ。人々思フ焦シ。心ヲ傾ケテ。彼ガ形色ニ不迷ハナシ。其地ノ婦人共。夫ガ我ヲ外ニシテ。西施ニ志ヲ移スヲ。妬ミテ。婦人共互ニ連テ。西施ガ面貌如何ナンバ。斯ハアルゾ。イサヤ往テ。其面ヲ見ントテ。西施ガ家ニ到ル。時シモ。西施ハ。心ヲ痛テ。眉ヲ顰タリ。(額ニ皺ヲ。疊ムヲ。顰ト云。)其里ノ醜女共ガ此ヲ見テ。世間ノ夫ガ。美ト云ハ。紅粉ノ彩色ニハアラズ。如此ニ。胸ニ手ヲ捧。顔ニ顰ヲナスコソ。好ムヲナレトテ。皆家ニ歸リテ。素ヨリノ悪女共ガ。面々ニ。夫ニ向テ。俄ニ胸ニ手ヲ當テ。態苦氣ナル体ヲナシ。眉ヲ顰テ。濕懸ル程ニ。弥醜シテ。夫ハ云ニ不及。其里ノ富人ハ。驚テ。門戸ヲ閉テ。外ニ不出。貧者ハ己カ妻子ヲ抱負テ。其地ヲ逃走リ。何様此ハ变化ノ物カト。魂ヲ消シテ。人トハ更ニ見ルヲナシ。彼悪女凡ハ。夫ノ我ヲ。外ニスルヲ。憤ルバカリニテ。西施ヲ妬。此ヲ真似タレ凡。西施ハ。素ガ美人ナル故ニ。顰ヲナシ。心ヲ病テモ。尚美ナリト云所以ヲ。不辨シテ。徒心ヲ捧。面ニ皺ヲ疊ハ。美麗ニ見ユルトノミ。思ヘリ。此ハ下心ニ當世ノ者ガ本心ハ悪壞レナガラ。外ニ威儀ヲ飾リ。古人聖賢ノ徳ノ本ヲ。不知シテ。言行ヲ嚴テ。世ヲ欺ハ。他人ノ鄙ヲナルヲ。云ハン爲バカリ也。(毛利虚白,1690:卷5)

人称西施的美人,自居其乡里时,人人心驰神往,无不迷彼之形色。其里众妇心生嫉妒,怨夫之弃己而移志于西施。“那西施面貌如何,岂能如此!”故众妇结伴,往观其面。至西施家,其时,西施心痛而顰眉(额间堆叠皱纹,是谓“顰”)。其里众丑女见此,皆曰:“世间丈夫所谓美者,并非红粉敷面,所好者乃如此般作捧心顰

眉状之子矣!”皆归家。素来本恶女,而今面对夫君,俄而捧心顰眉,佯作苦态,愈媚弥丑。夫君自不必言,其里之富人惊之,闭门户而不外出;其里之贫者,抱妻负子,遁走其地,以之为妖物,惊而失魂,不复视之为为人。彼之恶女,皆愤夫君之弃己,妒西施,遂效之。西施本美人,故顰眉病心尚美。恶女不辨所以,徒以手捧心、面堆皱为美矣。此只为言,当世之人,内心邪恶,外饰威仪,不知古人圣贤德之本,谨言行而欺世者,人皆鄙之也。(笔者译)

此段长文可划分为两部分。前面是对故事本身的转述,从“此只为言当世之人”开始进入结语部分,阐释典故寓意。当世有人虚有其表,内无德行,不懂古代圣贤内在根本,却凭外表欺骗世人,此类人所作所为实在令众人鄙视,后文将这则典故的寓意归结到对这种人的讽喻。

单看篇幅,《俚谚钞》故事正文便远比《庄子》和《补注》丰富,导言和结语更是在原典中几乎不见踪影。姑且不论导言和结语从何处得来,先来对比正文中叙述典故内容的部分与补注文(见下页表1)。

(1)(10)是作者对故事的丰富,(3)中作者考虑便于读者理解为「顰」字添加义注;(2)(4)下划单横线的「共」一词均显示,《俚谚钞》叙述的效仿西施捧心者不止一人;(5)的原典中丑女自己认为西施顰眉很美,《俚谚钞》改解作(6)的丑妇们觉得天下的丈夫们认为捧心顰眉才是美;对于(7)的处理,三书各有不同,《补注》《庄子》仅一字之差,但《补注》是说西施顰眉的动作,《庄子》则说西施顰眉的对象,在这一点上《俚谚钞》更多选取了《庄子》之说,译解为对象,却将对象误认为是原典中未载的妇人的丈夫。

通过对故事正文的对比,作为《补注》的“补阙抄”,首先可以确认《俚谚钞》参考了“西施捧心”之出典《庄子·天运篇》的原文,《补注》中不见的(9)即照其添加。且通过译解(7)时《俚谚钞》对于《补注》《庄子》的取舍更可确定这一点。《俚谚钞》中效仿西施顰眉的是多名丑妇,究其原因,按(2)(11)

表1 《俚谚钞》《补注》《庄子·天运篇》内容对比

| | 《俚谚钞》 | 《补注》 | 《庄子·外篇·天运》 | 备注 |
|------|--|---|------------------------------|--|
| (1) | 西施ト呼ルハ美人。里ニ居ル時ヨリ。好色絶レタル者ナレバ。人々思フ焦シ。心ヲ傾ケテ。彼ガ形色ニ不迷ハナシ。 | | | 《俚谚钞》添加西施美貌迷倒众人的描写。 |
| (2) | 其地ノ婦人共。去ガ我ヲ外ニシテ。西施ニ志ヲ移スヲ。妬ミテ。婦人共互ニ連テ。西施ガ面貌如何ナンバ。斯ハアルヲ。イサヤ往テ。其面ヲ見ントテ。西施ガ家ニ到ル。 | | | 《俚谚钞》言明之后的“效颦”者乃同乡的多名妇人，她们“效颦”的原因是由于自己的丈夫移情于西施，心生妒忌。 |
| (3) | 時シモ。西施ハ。心ヲ痛テ。眉ヲ顰タリ。(額ニ皺ヲ。疊ムヲ。顰ト云。) | 西施病心而顰其眉。 | 西施病心而顰其里。 | 《俚谚钞》为“顰”字加注。 |
| (4) | 其里ノ醜女共ガ此ヲ見テ。 | 其里之丑人见 | 其里之丑人见 | 《俚谚钞》中为“众多”丑女，《补注》《庄子》中为一人。 |
| (5) | | 而美之。 | 而美之。 | 《补注》《庄子》均言丑人自己“美之”。 |
| (6) | 世間ノ去ガ。美ト云ハ。紅粉ノ彩色ニハアラズ。如此ニ。胸ニ手ヲ捧。顔ニ顰ヲナスコソ。好ムヲナレトテ。 | | | 《俚谚钞》译解为丈夫喜欢。 |
| (7) | 皆家ニ歸リテ。素ヨリノ悪女共ガ。面々ニ。夫ニ向テ。俄ニ胸ニ手ヲ當テ。態苦氣ナル体ヲナシ。眉ヲ顰テ。濕懸ル程ニ。弥醜シテ。 | 归亦捧心而顰其眉。 | 归亦捧心而顰其里。 | 《俚谚钞》中为回家后对丈夫皱眉；《补注》直接称“顰其眉”；《庄子》为对同乡的人皱眉。 |
| (8) | 去ハ云ニ不及。 | | | 《俚谚钞》将丑妇的丈夫与后文中闭门的富人、出逃的穷人分开来。 |
| (9) | 其里ノ富人ハ。驚テ。門戸ヲ閉テ。外ニ不出。貧者ハ己カ妻子ヲ抱負テ。其地ヲ逃走り。 | | 其里之富人見之，坚闭门而不出；贫人见之，挈妻子而去之走。 | 《补注》中未出现，《俚谚钞》参考《庄子》原文。 |
| (10) | 何様此ハ变化ノ物カト。魂ヲ消シテ。人トハ更ニ見ルヲナシ。 | | | 通过夸张的手法丰富表达。 |
| (11) | 彼悪女任ハ。夫ノ我ヲ。外ニスルヲ。憤ルバカリニテ。西施ヲ妬。 | | | 同(2)一样，强调丑妇“效颦”是出于对西施夺走了自己丈夫的目光的嫉妒。 |
| (12) | 此ヲ真似タレ任。西施ハ。素ガ美人ナル故ニ。顰ヲナシ。心ヲ病テモ。尚美ナリト云所以ヲ。不辨シテ。徒心ヲ捧。面ニ皺ヲ疊ハ。美麗ニ見ユルトノミ。思ヘリ。 | 彼知美顰，而不知顰之所以美。 | 彼知美顰，而不知顰之所以美。 | |
| (13) | | 西施，越女，所谓“西子”也，有绝世之美。越王勾践献之吴王夫差。夫差嬖之，卒至倾国。 | | 《俚谚钞》未吸收《补注》对西施的介绍。 |

注：本表由笔者对比《俚谚钞》“西施捧心”译注文、《蒙求》“西施捧心”补注文与原典《庄子·天运篇》的记载，整理而成。

的解释则是由于自己的丈夫对西施着迷,心生嫉妒,想通过模仿丈夫眼中的美挽回丈夫的心。将效颦者误当已婚妇人,或是受到《庄子》原文提到的“贫人见之,挈妻子而去之走”的影响,误以为效颦者亦为妇人。为何理解成多人而不是一人,则另有缘故。(13)未被《俚谚钞》所吸收,取而代之的是导读中对西施身世和典故的说明,无论是在《补注》还是《庄子》原文,均不见类似词句。针对这些未解之谜,以及尚未论及的结语的由来,下节将进行考察。

3 《俚谚钞》西施捧心 参阅资料考论

3.1 所谓“见于《吴越春秋》”——《蒙求详说》

江户前期儒学者宇都宫由的(1633-1707)以初学者为对象注释了许多经典——《杜律详说》《小学详解》以及于天和三(1683)年刊行的16卷《蒙求详说》。

《蒙求详说》的解读对象,同为《补注》,不同的是《蒙求详说》仍以汉文注汉籍,而《俚谚钞》使用日语固有词汇,扩大了读者群体。《蒙求详说》问世略早,可以想见其内容很可能被《俚谚钞》参考借用。比如对“孙敬闭户”的出处,《俚谚钞》的说法为:

出晋张方贤所撰《楚国先贤传》。

(毛利虚白,1690:卷1)(笔者译)

据裴媛媛考证:“《楚国先贤传》,史籍所录是书夥杂,书名、撰者、卷数均不一。”^[9]依其统计,关于该书书名的记载有《楚国先贤传赞》《楚国先贤传》《楚国先贤志》三种,而撰者有张方、张方贤、杨方、邹闾甫四种。《隋书·经籍志》载“《楚国先贤传赞》十二卷,晋张方撰”^[10],《旧唐书·经籍志》载“《楚国先贤志》,杨方撰”^[11],《新唐书·艺文志》中也有“张方《楚国先贤传》,十二卷”^[12],之后正史中便再无相关记录;《艺文类聚》中亦可见“张方《楚国先贤传》曰……”^[13]的记述。张方贤,惟《文选》卷二十一李善注,《太平御览》经史图书纲目、卷四九六、卷五一二,宋《野客丛书》卷二七所引《楚国先贤传》佚文称之(裴媛媛,2012:100)。即便据

《补注》定书名为《楚国先贤传》,断言该书其作者即张方贤仍欠妥。

《蒙求详说》注为“出自晋张方贤所撰《楚国先贤传》”,与之相合。又《蒙求详说》“西施捧心”条下有注释:

吳越春秋曰①諸暨有苧蘿山若耶溪傍有②東施家西施家西施姓施而在西③越王用范蠡計獻之吳王其後滅吳蠡復取西施乘扁舟遊五湖而不返^[14]

《后汉书·郡国志》载会稽郡下设诸暨、余暨,刘昭对余暨注曰:“《越绝》曰西施之所出”^[15]。按此说法,西施家并非住在诸暨,乃余暨。且称出自《吴越春秋》的引文亦异于前文所列,实则与类书《锦绣万花谷后集》卷二十三·家室“东西施家”条内容一致:

东西施家。《吴越春秋》:诸暨有苧萝山。若耶溪傍有东施家、西施家。西施姓施而在西。越王用范蠡计献之吴王,其后灭吴。蠡复取西施,乘扁舟游五湖而不返。^[16]

与《蒙求详说》所注完全相同。下划线①提到了诸暨有苧萝山、若耶溪;②言若耶溪旁有东施、西施家;③称计出范蠡。其中①③与《俚谚钞》导读说法一致,可以想见毛利虚白在作“西施捧心”译解时,在未查证《吴越春秋》原文的情况下,转而通过《蒙求详说》吸收了相关内容,至于“苧萝山”的“罗”无草字头,不排除误录的可能。②中则仅提到东施、西施,并未提二人是否美女,仍需继续考察其他资料。

3.2 所谓“美女东施”——《诗人玉屑》

五山僧侣希世灵彦(1404-1488)作《书川中子捧心方后》,文中有:

名曰捧心者。處己以謙耳。余乃謂。是西施之捧心也。非東施之捧心也。^[17]

相国寺住持桃源瑞仙(1430-1489)曾作诗句

“捧心台暗梨花月，扶目门深薜荔云”^[18]，并与弟子注曰：

“捧心台”，西施故事。要女东施学捧心，人恐之，邻里皆逃隐。《庄子》云也。

(太田藤四郎, 1989: 555)(笔者译)

其中“要”字为“恶”之误，“恶女”即“丑女”之意。应安三(1650)年刊行的《三社託宣抄》中有：

西施之貌若非美，东施何恶之有焉！^[19](笔者译)

以上三例皆可证明我们所熟知的“东施效颦”确已传至日本，并被接受。那么《俚谚钞》中的东施美女说又从何来？

南宋魏庆之编著的诗话《诗人玉屑》在日本汉学者的教养形成中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蒙求抄》卷一在解释“李陵初诗”中所谓“初诗”时也引用了《诗人玉屑》，提到“《玉屑》有‘牧桑始作五言’也”(中田祝夫, 1971: 83)。翻查《诗人玉屑·诗体上》可见：

五言起于李陵、苏武(或云枚乘)，七言起于汉武帝柏梁，四言起于汉楚王传韦孟，六言起于汉司农谷永，三言起于晋夏侯湛，九言起于高贵乡公。^[20]

可知“牧桑”乃“枚乘”之误。《俚谚钞》中称“五言同李瀚之说。又一说云，西汉枚乘始作”(毛利虚白, 1690: 卷1)，并未从《蒙求抄》之误，可见作者确有参看《诗人玉屑》原书。

《诗人玉屑》引《丹阳集》曰：

《寰宇记》载西施事云：施，其姓也；是时有东施家，西施家，故李太白诗：“自古有秀色，西施与东邻。”(魏庆之, 1978: 165)

但此段文字并不见于葛胜仲撰《丹阳集》，实乃出自其子葛立方所著《韵语阳秋》。先引《太平寰宇记》称施为西施姓氏，且当时有东施家和西施家的说法；再举李白诗句，言“西施”与“东邻”均为古之秀色，并将《太平寰宇记》的记载作为李白诗中并举“西施”与“东邻”的原由，即将“东邻”等同

于东施。

李白曾两次用典“东邻”，一是卷四《白紵辞三首》。

其一：

扬清歌，发皓齿，北方佳人东邻子。^[21]

还有一处便是卷二十二所载《效古二首》。

其二：

自古有秀色，西施与东邻。蛾眉不可妒，况乃效其颦。(李白, 1977: 1092)

司马相如《美人赋》中有如下词句：

臣之东邻，有一女子。玄发丰艳，蛾眉皓齿。登垣而望臣，三年于兹矣。臣弃而不许……

(欧阳询, 1985: 331)

用以讲述住在东边的邻居家中有一美女，“蛾眉皓齿”，登上墙头而望三年之久，自己都不曾动心。李白的《白紵辞》其中一描写东邻子“扬清歌，发皓齿”；《效古》其二中西施、东邻二人，一人“效其颦”，一人“蛾眉不可妒”，其中西施对应效颦事，东邻便对应“蛾眉”。由此可见，李白诗中的“东邻”典故，出自司马相如《美人赋》，所指乃东边邻家的美女，与东施无关。

“东邻”为美女一说始于宋玉《登徒子好色赋》：

天下之佳人莫若楚国，楚国之丽者莫若臣里，臣里之美者莫若臣东家之子……然此女登墙窥臣三年，至今未许也……^[22]

徐陵《玉台新咏序》亦将“东邻”与西施并举：

阅诗敦礼，岂东邻之自媒；婉约风流，异西施之被教。^[23]

这里的“东邻之自媒”指的是爬到墙头窥视西邻之事，仍与东施无关。足见《诗人玉屑》所言非实。

自古“东邻”都是美女的代称，《云溪友议》上卷《苕萝遇》载朱泽《嘲郭素诗》中：

借问东邻效西子,何如郭素拟王轩?^[24]

“东邻效西子”方见以“东邻”指效西施之颦者。

综上,“东施效颦”的说法虽曾传至日本,但《诗人玉屑》所载之误,却成为“东邻”即东施亦美女的依据,继而有了《俚谚钞》中东施、西施皆美人的说法。

3.3 所谓“众丑妇”——《蒙求和歌》、古注本《蒙求》

《蒙求和歌》是镰仓时代源光行(1163-1244)选以《蒙求》部分典故为题吟咏的“句题和歌”集。先以日语叙述典故内容,后赋和歌。其中“西施捧心”的叙述部分如下:

西施ハ、ミメモカタチモ、タグヒナカリシ女ナリ。ヤマヒニフシテ、ムネヲオサヘテ、メヲヒソメケレバ、イヨイヨココログルシクイタハシキサマナリケリ。其サトノミニクキ女ドモ、コレヲウラヤミテ、ソラムネヲヤミテ、メヲヒソメケリ。西施ガ顔色コソ、イカナルニツケテモ、イミジクアテナリケレ。ミニクキ女ドモ、メヲヒソメケルヤマヒスガタ、イトドオソロシクゾミエケル。^[25]

西施,眉眼、容貌无类之美女也。卧病,掩胸而颦目,愈显心痛苦状。其里众丑女羨之,佯病心而颦目。有西施之容色,无论作何修饰,总显优雅,至众丑女,则颦目之病姿愈恐也。(笔者译)

源光行所生活的时代补注本尚未盛行,仍属于古注本的时代,所以《蒙求和歌》的内容也和《补注》有些不同。前文提到毛利虚白在著《蒙求标题大纲钞》时已对古注本有所参考,在作《俚谚钞》时亦不会例外。古注本《蒙求》“西施捧心”曰:

列女傳。西施病心而曠其眉。其里之醜婦見而羨之。歸亦捧心曠眉。彼知羨曠。而不知曠之所以羨。西施越女西子也。有絕世之色。越王勾踐以獻吳王夫差。夫差嬖之。卒至傾國。

(池田利夫,1989:265-266)

中有“其里之丑妇”一句,也称效颦者为已婚

妇人,与《俚谚钞》相合,但仍未将效颦人数表示为众多人。

《蒙求和歌》叙述部分中划线的“众”既可解作谦称、蔑称,又可解作人数众多之意。此处按照第二种意思,理解为效颦者不仅一人,并无不可,或因此,《俚谚钞》选择了后者。既不止一人,相约前去看卧病没有出门的西施也并非没有可能;既有妇,则必有夫,则妇人们“见而美之”“美之而效之”都是出于猜测丈夫想法的结果,也无不合情理。可见《蒙求和歌》以及古注本《蒙求》都为《俚谚钞》补充故事的细节提供了素材。

3.4 讽喻今人——《庄子肱斋口义》

“西施捧心”出典于《庄子·外篇·天运》,具体出自“孔子西游于卫”一节:

孔子西游于卫。颜渊问师金曰:“以夫子之行为奚如?”师金曰:“惜乎,而夫子其穷哉!”

(林希逸,1997:234)

孔子将游历卫国,弟子颜回便问鲁国太师金自己的老师此行能否顺利,太师金则认为孔子此行将遇到困难。颜回追问理由,太师金依次举祭祀前后的刍狗、陆行用舟、桔槔俯仰、楂梨橘柚、猿狙衣周服、西施里人效颦六例讽喻之。

《庄子》版本、注本众多,由于儒学者林罗山的喜爱,点训推荐促使南宋林希逸注本《庄子肱斋口义》(以下简称《口义》)在江户时期极为盛行。对于“孔子西游于卫”一节,《口义》有“此段凡六譬喻,节节皆好”(林希逸,1997:235)的说法,“西施捧心”即譬喻其六。根据前文叙述,毛利虚白在导读中提到“捧心事,战国庄子寓言,非实,托其事为使我言近明而设也”,说明其接受了《口义》中将西施之事视为“譬喻”的说法。且《俚谚钞》对于“颦”字的注释“额间堆叠皱纹,是谓‘颦’”,也与《口义》注“颦,蹙额也”(林希逸,1997:235)相吻合。

《俚谚钞》将“西施捧心”的言下之意,解作“当世之人,内心邪恶,外饰威仪,不知古人圣贤德之本,谨言行而欺世者,人皆鄙之也”。林希逸注曰:

以今人而学古人，犹以里女而学西施之颦。颦之所以美者，必有西施而后，道之所以行，必见古人而后。而夫子，言汝夫子也。

(林希逸, 1997: 235)

毛利以《口义》“道之所以行，必见古人而后可”为基础进行了扩充，将“西施捧心”与今人的表面言行及内在道德联系在了一起，解释为对仿效古代圣人言行而不知古人道德之根本的今人的讽喻。可见毛利虚白将林希逸所言之“道”解作了“道德”。

“夫子，言汝夫子也”，六则譬喻都是对孔子西游的讽喻。“林希逸的‘三子口义’作为三教一致论的著作”^[26]，决不会对儒家祖师孔子进行道德批判。西施里人效颦作为譬喻其六，寓意自与前五则相同。第一则曰“刍狗，结草为狗，以解厌也，祭时所用，已则弃之……盖谓儒者所学，皆古昔陈言，不足用于今世也”；第二则曰“川陆舟车之喻，言时不同也”；第三则曰“俯仰随人而无所容心，即无方应物之喻也”；第四则《庄子·天运篇》原文中有“楂梨橘柚，人皆美之，而其味各不同，此喻三王不同礼，五帝不同乐之意”；第五则曰“以古人之礼乐而强今人行之”……五则譬喻无不表示时过境迁，方式方法需要根据时代改变，至于治国治世之道，更是要根据不同的朝代、不同的国家而进行调整，也就是《庄子·天运篇》原文中所说的“礼义法度者，应时而变者也”。因此，林希逸《口义》里所说的“道”，应解作“方法、道理”，并非“道德”，如此也就不存在《俚谚钞》中“西施捧心”寓意今人不通古人道德之本的解释了。

4 结 语

宝永三(1706)年刊行毛利虚白著述的《蒙求标题俚谚钞》对“西施捧心”注解有：

里人之妻，怒其夫自见西施后疏远自己，一同前往观之。时见西施此状，皆云：“咱们夫君原来心仪如此模样！”众丑女遂皆效仿。^[27] (笔者译)

仍重复了众丑妇效颦的说法，也是因为不改

《俚谚钞》中自己的丈夫以颦为美所致。

《俚谚钞》问世百余年后，浮世绘画师下河边拾水又于享和元(1801)年推出了读本小说《蒙求图会》，其凡例明确指出“此编各题为童蒙咸以《俚谚》抄出”^[28]，选取本文的考察对象《俚谚钞》为粉本，可见其影响力。读本小说以妇女、儿童为目标读者，选之为粉本，是由于《俚谚钞》通过日语固有词汇译解，强化了《蒙求》对日本非知识阶层的启蒙效果。通过草假名的书写，配以精美的插画，将《蒙求》典故的读者从有一定知识的男性拓展到妇孺。但同时亦承袭了《俚谚钞》中的误译、误解，便使异于我国原貌的典故在更广的读者群体中流传。

文化五(1808)年，江户后期歌人、国学者清水滨臣(1776-1824)之门人小川勇鱼(生平不详)创作了《昔日唐土物语》，包含了30篇用日语讲述的中国典故。第二十七篇讲述的也是“西施捧心”典故。对于“效颦”之事，小川勇鱼写道：

其里众女闻之，思曰：“吾亦欲惑人心！”虽无病，而捧心、颦眉，或看似痛苦，或面如妖魔，他人自不必言，已为妇者，其夫终亦恐而逃矣。^[29] (笔者译)

也将效颦者称为“众女”，其中包括有夫之妇。并且效颦之态“面如妖魔”也与《俚谚钞》中“以之为妖物”的说法一致，足见是受其影响所致。

毛利虚白作为尝试用日语全译、全解《蒙求》第一人，查阅了大量中日典籍资料，文言晦涩之处，通过转用俗语，添加合理想象，丰富了故事内容。如典故“西施捧心”，在徐子光补注本的基础上，通过吸收古注本《蒙求》《诗人玉屑》《庄子·天运篇》和《庄子·天运篇》原文中所说的“礼义法度者，应时而变者也”。因此，林希逸《口义》里所说的“道”，应解作“方法、道理”，并非“道德”，如此也就不存在《俚谚钞》中“西施捧心”寓意今人不通古人道德之本的解释了。

同样，也正因为第一人，毛利虚白对于典籍资料的选择和误解，致使译解后的典故与中国流传的样貌有了差别。而这些差别除了体现在毛利本人的作品以外，还被日后的《蒙求图会》《昔日唐土物语》等日语小说作品所吸收。即便如此，也不能掩盖《故事俚谚绘钞》作者毛利虚白为向江户时代非知识阶层普及汉籍典故时所付出的苦心和努力。

注

- [1] 毛利虚白.故事俚諺繪鈔[M].刻本.京都:京師堀河通書堂同版,1690(元祿三年):卷14.
- [2] 川願.繡像蒙求影言[M]//下河辺拾水図解.吉備祥顕考訂.国字諺解蒙求圖會:初編.刻本.京都:富田長三郎等,1801(享和元年):卷1.
- [3] 毛利貞齋冠解.蒙求標題大綱鈔[M].京都:平安書林,1683:1.
- [4] 池田利夫編.蒙求古註集成:中卷[M].東京:汲古書院,1989:507.
- [5] 中田祝夫編.蒙求抄[M].東京:勉誠社,1971:359.
- [6] 赵晔撰.吴越春秋[M].北京:中华书局,1985:187-188.
- [7] 李瀚編,徐子光補注.新刊徐狀元補注蒙求:卷上[M].刻本.出版地不明:北村書堂,1682(天和二年):39-40.
- [8] 林希逸著,周启成校注.庄子肅齋口义校注[M].北京:中华书局,1997:235.
- [9] 裴媛媛.汉末六朝杂传提要[D].曲阜师范大学,2012:100.
- [10] 魏征,令狐德棻撰.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3:974.
- [11] 刘昫等撰.旧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2001.
- [12] 欧阳修.新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1479.
- [13] 欧阳询撰,汪绍楹校.艺文类聚[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685.
- [14] 宇都宮由的.蒙求詳說[M].刻本.出版者不明,1683(天和三年):卷5.
- [15] 范晔撰,李贤等注.后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5:3488.
- [16] 不著撰人.锦绣万花谷[M]//四库类书丛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696.
- [17] 村菴小稿[M]//太田藤四郎編.塙保己一補.続群書類従:第十二輯下.東京:八木書店,1989:534.
- [18] 蕉窗夜話[M]//太田藤四郎編.塙保己一補.続群書類従:第三十二輯下.東京:八木書店,1989:555.
- [19] 国書刊行会編纂.続々群書類従:第一[M].東京:八木書店,1970:741.
- [20] 魏庆之.诗人玉屑[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23.
- [21] 李白著,王琦注.李太白全集[M].北京:中华书局,1977:264.
- [22] 萧统编,李善注.文选[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893.
- [23] 徐陵编,吴兆宜注.程琰删补.玉台新咏笺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5:11.
- [24] 范摅.云溪友议[M].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2-3.
- [25] 章劍.蒙求和歌校注[M].広島:溪水社,2012:104-105.
- [26] 池田知久著,周一良译.林希逸庄子肅齋口义在日本[M]//林希逸著.周启成校注.庄子肅齋口义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97:526.
- [27] 毛利虚白.蒙求標題俚諺鈔[M].刻本.京都:1706(宝永三年):15.
- [28] 凡例[M]//下河辺拾水図解.吉備祥顕考訂.国字諺解蒙求圖會初編:卷1.刻本.京都:富田長三郎等,1801(享和元年).
- [29] 小川勇魚.むかしもころし物語[M].抄本.1808.

参考文献:

- 王晓平.“<蒙求>力”广论[C]//胡令远,徐静波,庞志春主编.东亚文明:共振与更生.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3.
- 矢嶋美都子.西施のイメージの変遷—美女から隠逸世界の色どりまで[J].お茶の水女子大学中国文学会報,1988(7).
- 早川光三郎.蒙求:上[M].東京:明治書院,1973.

作者简介:钟薇芳(1988—) 女 汉族 南开大学外国语学院日语语言文学专业博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日本文学研究
联系方式:E-mail:wendyzhong@163.com

A Study on Mōri Kyohaku's *Kojirigenkaishō*: Taking the Allusion of "Xishipengxin" as an Example

Abstract: *Kojirigenkaishō*, written by Mōri Kyohaku, should be called the first Japanese full translation and analysis of *Mengqiu*. Mōri consulted the analysis of Xu Ziguang, as well as other Chinese and Japanese books, in order to describe the allu-

sions into details that were easy to understand. But at the same time, he changed several of the contents from the original ones. Taking "Xishipengxin" as an example, we can identify these differences: Dongshi was also a beauty; more than one woman imitated Xishi; the allusion "Xishipengxin" from *Zhuangzi*, compared to the changes in the time, was analyzed as an allegory which implies people do what the sages do without understanding the sages' moralities. These were caused by the influence of *Mōgyūshōsetsu*, *Shirenyuxie*, *Mōgyūwaka*, the old analysis of *Mengqiu*, *Zhuangziyanzhaikouyi*, etc. In addition, these also left an impact on works such as *Mōgyūzukai* and *Sekijitsumorokoshimono-gatari*. Although the allusion was changed, it can be seen that Mōri made great efforts to popularize Chinese classics among the common Edo people.

Keywords: *Kojirigenkaishō*; *Mengqiu*; *Zhuangzi*; Xishipengxin

Author's Information:

Zhong Weifang (Female) Year of Birth: 1988

Doctoral Student at Nankai University, China

Japanese Literature

E-mail: wendyzhong@163.com

信息专栏

STBJ标准商务日语考试介绍

“STBJ标准商务日语考试”由日本社团法人——日本应用日本語教育协会主办,日本国法务省入境管理局和日本文部科学省承认的实用型日语考试。考试成绩和证书可作为赴日在留资格申请时的有效证明。

考试对象:

- ①拟赴日留学的学生
- ②拟赴日应聘日本企业的大、中、专毕业生
- ③与日本企业有商业往来活动的人士
- ④拟赴日就业的各类劳务人员

考试特点:

- ①一年6次考试(2、4、6、8、10、12月)
- ②考试难度适宜,体系设置合理,1000分制
- ③考试10天后公布成绩
- ④有外研社出版的系列配套指导教材

联系单位:

日本应用日本語教育协会“STBJ标准商务日语考试”

中国考务办公室咨询

地址:

辽宁省大连市中山区友好路79号,喜临门大厦1003B室

电话:(0411)39202256

联系人:陈老师

网址:www.ajlea.com

